

武

備

志

此備志卷三十二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齊

齊主蕭道成以垣崇祖爲豫州刺史，因謂之曰：吾新得天下，索虜必以納劉杲爲辭，侵犯邊鄙，壽陽當虜衝，非卿無以制，故有是命。後杲復歸魏，魏梁郡王嘉與劉杲攻壽陽，將戰，杲四向拜將士，流涕縱橫曰：願同戮力以雪讐恥。魏步騎號二十萬，豫

一樣堰
水別有
妙處

州刺史垣崇祖欲治外城堰肥水以自固文武皆
曰昔佛狸入寇城中士卒數倍猶以郭大難守退
保內城且自有肥水未嘗堰也恐勞而無益崇祖
曰若棄外城虜必據之外修樓櫓內築長圍則坐
成擒矣守郭築堰是吾不謀之策也乃於城西北
堰肥水堰北築小城周爲深塹使數千人守之曰
虜見城小以爲一舉可取必悉力攻之以謀破堰
吾縱水衝之皆爲流屍矣魏人果攻小城崇祖着
白紗帽肩輿上城決堰下水魏人馬溺死以千數

魏師退走高帝

魏主侵齊至壽陽，循淮而東，民皆安堵，租運屬路，遂至鍾離。齊遣將軍崔慧景救之，劉昶、王肅衆號二十萬，塹柵三重，并力攻義陽。王廣之不敢進，黃門侍郎蕭衍間道夜發，徑上賢首山，魏人不敢逼。黎明，城中望見援軍，遣長史王伯瑜出攻魏柵，因風縱火，衍等自外擊之，魏解圍去，追擊破之。魏主欲築城置戍於淮南，賜相州刺史高閭璽書問之，閭表對曰：「昔世祖以回山倒海之威，步騎數十萬，

南臨瓜步、諸郡盡降、而盱眙小城、攻之不克、班師之日、兵不戍一城、土不闢一塵、夫豈無人、以爲大鎮未平、不可守小故也、夫壅水者、先塞其源、伐木者、先斷其本、本源尚在、而攻其末流、終無益也、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本源也、三鎮不克、其一而留、守孤城、少置兵、則不足以自固、多置兵、則糧運難通、大軍旣還、士心孤怯、夏水盛漲、救援甚難、以新擊舊、以勞禦逸、若果如此、必爲敵擒、天時尚熱、雨水方降、願陛下踵世祖之成規、旋轅洛邑、畜力觀

布德行化中國既和遠人自服矣魏主從之齊人據渚邀斷津路魏軍主奚康生縛筏積柴因風縱火依煙直進飛刀亂斫齊兵遂潰

魏主之在鍾離也梁州刺史蕭懿遣部將尹紹祖等擊漢中許之齊梁州刺史蕭懿遣部將尹紹祖等將兵據險立五柵以拒之英曰彼帥莫相統一我選精卒并攻一營彼必不相救若克一營四營皆走矣乃急攻一營拔之四營俱潰乘勝長驅進逼南鄭懿遣其將姜修擊英英掩擊盡獲之將還齊

軍繼至將士已疲大懼欲走英故緩轡徐行神色自若登高望敵東西指麾狀若處分然後整列而前齊軍疑有伏遷延引退英追擊破之遂圍南鄭禁將士毋得侵暴遠近悅附爭供租運城中恟懼叅軍庾域封題空倉數十指示將士曰此粟皆滿足支一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乃安會魏主召英還英使老弱先行自將精兵爲後拒遣使與懿懿以爲詐英去一日乃遣將追之英下馬與戰懿兵不敢逼而返

魏穆泰出爲定州刺史，自陳久病，土濕甚，乞爲恒州。魏主爲之徙恒州刺史陸叡爲定州，以泰代之。泰至，叡未發，遂相與謀作亂，推陽平王頤爲主，頤僞許之。而密以聞，任城王澄有疾，帝召見，謂曰：「穆泰謀爲不軌，今遷都蒲爾，北人戀舊，南北分擾，朕洛陽不立也。此大事，非卿不能辦。」強爲我北行，倘其微弱，直往擒之。若已強盛，可承制發并肆兵擊之。遂授澄節行，至雁門，太守夜告泰已引兵西就陽平，澄遽令進發。右丞孟斌曰：「事未可量，宜依勅。」

召○兵○然○後○徐○進○澄○曰○秦○既○謀○亂○應○據○堅○城○而○更○迎○
陽○平○度○似○勢○弱○既○不○相○拒○發○兵○非○宜○但○速○往○鎮○之○
民○心○自○定○乃○倍○道○兼○行○先○遣○御○史○李○煥○單○騎○入○代○
曉○諭○秦○黨○示○以○禍○福○皆○莫○爲○之○用○秦○攻○煥○不○克○而○
走○追○擒○之○澄○至○窮○治○黨○與○收○陸○叡○繫○獄○民○間○帖○然○
魏○荆○州○刺○史○薛○真○度○攻○齊○南○陽○太○守○房○伯○玉○擊○敗○
之○魏○主○怒○以○南○陽○小○郡○志○必○滅○南○陽○引○兵○襲○克○宛○
伯○玉○嬰○內○城○拒○守○宛○城○東○南○有○橋○魏○主○過○之○伯○玉○
使○勇○士○數○人○衣○班○衣○戴○虎○頭○帽○伏○於○竇○下○突○出○擊○

之魏主人馬俱驚召善射者射殺之乃得免

齊將軍魯康祚侵魏太倉口魏豫州刺史王肅使
長史傅永將甲士三千擊之齊魏夾淮而軍相去
十餘里永曰南人好夜斫營必於淮中置火以記
淺處乃夜分兵爲二部伏於營外又以瓢貯火密
使人於深處置之戒曰見火起則亦然之是夜康
祚等果引兵斫永營伏兵夾擊之康祚等走趣淮
水、火既競起不知所從溺死及斬首數千級裴叔
業侵魏楚王戍肅復令永擊之永將心腹一人馳

此救圖
妙着也

諸楚王戊命填外塹夜伏戰士一人於城外曉而
叔業等至城東部分將置長圍永伏兵擊其後軍
破之叔業自將精兵數千救之永登門樓望叔業
南行數里卽開門擊其營大破之叔業進退失據
遂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吾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
猶盛非力屈而敗自墮吾計中耳既不測我之虛
實足使喪膽俘此足矣魏主遣謁者就拜永汝南
太守

齊陳顯達與魏元英戰屢破之魏主親禦之命廣

陽王嘉斷均口，邀齊兵歸路。齊兵大敗，以烏布幔盛顯達數人，擔之間道南走。魏收軍資億計，班賜將士，追奔至漢水而還。士卒死者三萬餘人。顯達之北伐也，軍入均口，馮道根曰：均口迅急，易進難退。魏若守隘，則首尾俱急，不如悉棄船於鄴城。陸道步進，列營相次，鼓行而前，破之必矣。不從。道根以私屬從軍，及顯達夜走，道根每及險要，輒停馬指示之，衆賴以全。

齊將軍陳伯之再攻壽陽，魏彭城王勰拒之，汝陰

太守傅永將郡兵救壽陽。伯之防淮口甚固。永去
淮口二十餘里。牽船上汝水南岸。直南趨淮。夜進
入城。總喜甚。曰。吾北望已久。恐洛陽難可得見。不
意卿能至也。令永引兵入城。永曰。永來欲以却敵。
若如教指。乃是與殿下同受攻圍。豈救援之意。遂
軍於城外。至是。總與永并勢。擊伯之於肥口。大破
之。伯之道還。淮南遂入于魏。俱帝鸞

武備志卷二十三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梁一

梁遣馮道根戍阜陵。初到，修城隍，遠斥堠，如敵將至。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城未畢，法宗等奄至，衆皆失色。道根命大開門，緩服登城，遣精銳出戰，破之。魏人見其意思閒暇，戰又不利，遂引去。梁乃以道根爲豫州刺史。

魏以中山王英爲征南將軍都督楊徐諸軍事帥衆十餘萬以拒梁軍所至以便宜從事梁江州刺史王茂取河南城魏遣將軍楊大眼擊敗之追至漢水攻拔五城五月梁右衛率張惠紹拔宿預北徐州刺史昌義之拔梁城豫州刺史韋叡攻小峴未拔出行圍柵魏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者輕來未有戰備徐還授甲乃可進耳叡曰不然魏城中二千餘人足以固守今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者也苟能挫之其城自拔衆

猶遲疑。獻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爲飾。」韋叡去，不可犯也。遂進擊之，士皆殊死戰，魏兵敗走。因急攻之，中宿而拔，遂至合肥。先是，司馬胡略等攻合肥，久未下。叡夜堰肥水，舟艦繼至，攻魏小城。魏將楊靈胤帥衆五萬奄至，衆懼，請奏益兵。叡笑曰：「賊至城下，益兵何及？且吾益兵，彼亦益兵，兵貴用奇，豈在衆也？」遂擊破之。叡使軍主王懷靜築城以守堰，魏攻拔之，乘勝至堤下，兵勢甚盛。諸將欲還，叡怒，命取繳扇麾幢樹之堤下，示無動志。魏人來鑿。

堤，獻親與之爭，魏兵却，因築壘於堤，以自固，起鬪，艦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之，城中皆哭，守將杜元倫中弩死，城遂潰，俘斬萬餘級，獻體素羸，未嘗跨馬，每戰常乘板輿，督厲將士，勇氣無敵，晝接賓旅，夜算軍書，張燈達曙，撫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館宇藩牆，皆應準繩，進至東陵，有詔班師，諸將以城近，恐其追躡，獻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獻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於是遷豫州治合肥。

二第未
爲非也
只未當
其時耳

呂苟兒帥衆十餘萬圍逼泰州元麗擊破降之太
僕卿楊椿別討陳瞻瞻據險拒守諸將或請伏兵
山蹊斷其出入待糧盡而攻之或欲斬木焚山然
後進討椿曰皆非計也自官軍之至所向輒克賊
所以深竄正避死耳今約勒諸軍勿更侵掠賊必
謂我見險不前待其無備然後奮擊可一舉平也
乃止屯不進賊果出抄掠椿復以馬畜餌之久之
陰簡精卒銜枚夜襲斬之二州皆平

魏兵勝魏主詔中山王英乘勝平蕩東南魏人逐

北至馬頭、攻拔之。城中糧儲悉遷之北。議者曰：魏不復南向矣。梁主曰：此欲進兵爲詐計耳。乃命修鍾離城，勅昌義之爲戰守之備。十月，英進圍鍾離。魏主詔邢巒引兵會之。巒上表曰：南軍雖野戰非敵，而城守有餘。今盡銳攻鍾離，得之則所利無幾，不得則虧損甚大。且介在淮外，借使束手歸順，猶恐無糧難守，況殺士卒以攻之乎？且士卒疲敝，死傷懼無可用之力。謂宜修復舊戍，撫循諸州，以俟後舉。不聽。巒又奏曰：若不顧萬全，直襲廣陵，出其

不○備○或○未○可○知○若○止○欲○以○八○十○日○糧○取○鍾○離○城○者○
臣○未○之○前○聞○也○鍾○離○天○險○必○無○克○狀○臣○寧○荷○怯○懦○
不○進○之○責○不○受○敗○損○空○行○之○罪○也○魏○主○不○聽○命○中○
山○王○英○與○將○軍○楊○大○眼○等○衆○數○十○萬○攻○鍾○離○鍾○離○
城○北○阻○淮○水○魏○人○於○邵○陽○州○兩○岸○爲○橋○樹○柵○數○百○
步○跨○淮○通○道○城○中○纔○三○千○人○昌○義○之○隨○方○抗○禦○魏○
人○使○其○衆○負○土○填○塹○嚴○騎○威○之○人○未○及○回○以○土○走○
之○俄○而○塹○滿○衝○車○所○撞○城○土○輒○頽○義○之○用○泥○補○之○
衝○車○雖○入○而○不○能○壞○魏○人○晝○夜○苦○攻○分○番○相○代○墜○

飛橋太
公遺法

眞善鑑
以

而復升、莫有退者。一日戰數十合、前後殺傷萬計、
魏人死者與城平。二月、魏主召英還、表稱必克。願
少寬假。於是梁主命韋叡救鍾離、授曹景宗節度。
叡自合肥由陰陵大澤、行值澗谷、輒飛橋以濟。師
人畏魏兵盛多、勸緩行。叡曰、鍾離鑿穴而處、負戶
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况緩乎。魏人已墮吾
腹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至邵陽。梁主豫勅景宗曰、
韋叡卿之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禮甚謹。梁王
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乃進頓邵陽洲。叡塹洲

爲城去魏城百餘步，馮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赴功。比曉而營立，英大驚曰：「是何神也？」景宗等器甲精新，軍容甚盛，魏人望之，奪氣。城中知有外援，勇氣百倍。楊大眼勇冠軍中，將萬餘騎來戰，所向皆靡。獻結車爲陳，大眼聚騎圍之。獻以强弩三千，一時俱發，殺傷甚衆。矢貫大眼右臂，大眼退走。明日，英自帥衆戰。獻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英乃退。魏師復夜攻城，飛矢雨集，軍中驚。獻於城上厲聲呼之，乃定。梁主命景宗等豫

裝高艦、與魏橋等爲火攻之計。敵攻其南，景宗攻其北。三月，淮水暴漲六七尺，敵使馮道根等乘艦擊魏舟，上軍盡殪。別以小船載草灌膏焚其橋，風怒火盛，煙塵晦冥，死士拔柵斫橋，倏忽俱盡。道根等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軍大潰，英脫身走，大眼亦焚營去。諸壘土崩，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逐北至濊水上，英單騎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屍相枕籍，生擒五萬人，收其資糧器械山積。

此一奇
也不可
不法

魏遣將軍崔亮攻硤石，蕭寶寅決淮堰，亮攻硤石，未下，與李崇約水陸並進，崇屢違期不至，胡太后以諸將不一，乃以尚書李平爲妙臺節度諸軍，平至硤石，督李崇、崔亮等刻日進攻，無敢乖互，戰屢有功，梁主使將軍昌義之救浮山，未至，康絢已擊魏兵却之，使義之救硤石，崔亮遣將軍崔延伯守下蔡，延伯取車輪去輞，削銳其輻，兩兩接對，榛竹爲絙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爲橋，兩頭施大輓，輓出沒隨意，不可燒斫，旣斷，趙祖悅走路，又令戰。

艦不通，義之不得進。李平部分水陸攻峽石，克外城。祖悅出降，斬之。

梁湛僧智圍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於廣陵。魏將軍元顯伯救之。梁司州刺史夏侯夔引兵助僧智。慶和舉城降。夔以讓僧智。僧智曰：「慶和欲降，公僧智今往，必乖其意。且僧智所將應募烏合之人，不可御以法。」公持軍素嚴，必無侵暴。受納降附，深得其宜。夔乃登城拔魏幟，建梁幟。慶和束兵而出，吏民安堵。顯伯宵遁。

千人皆還其馬仗縱使入城左右皆諫淵曰我兵少不可力戰爲奇計以間之乃可克也度其已至帥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樓果疑降卒爲內應遂走追擒之

魏叛民萬侯醜奴侵擾關中魏爾朱榮遣賀拔岳討之岳私謂其兄勝曰醜奴勍敵也攻之不勝固有罪勝之讒嫉將生願得爾朱氏一人爲帥而佐之勝言於榮榮以爾朱天光爲都督以岳及侯莫陳悅爲左右都督配軍士千人岳擊赤水蜀賊得

馬二千匹、簡其壯健以充軍。三月、醜奴自將爲岐州、遣尉遲菩薩攻圍趣柵、賀拔岳救之。菩薩等已拔山還、岳故殺掠其吏民以挑之。菩薩帥步騎二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隔水與語。明日復引百餘騎與語、稍引而東。至水淺可涉處、岳卽馳馬東出、賊以爲走、棄步卒。輕騎渡渭追之。岳依橫岡設伏、待之。賊半渡、岡東岳還擊之。賊敗走。岳令賊下馬者勿殺、賊悉投馬。俄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擒菩薩。醜奴聞之、棄岐州北走安定。四月、天光至汧。

渭之間。停車牧馬。宣言俟秋更進。獲覘者縱之。醜奴信之。散衆歸耕。據險立柵。天光知其勢分。密嚴夜發。黎明圍其大柵。拔之。所得俘囚悉縱遣之。諸柵皆降。天光徑抵安定。醜奴走。追及於平涼。侯莫陳崇單騎入賊。生擒醜奴。天光進克高平。執蕭寶寅。皆送洛陽。賜寶寅死。斬醜奴于市。

紇豆陵步蕃大破爾朱兆於秀容。南逼留陽。兆懼。使人召高歡并力。僚屬皆勸歡勿應。召歡勿聽。遂行。賀拔馬搆兒請緩行以弊之。歡往往逼留步。蕃

真奸雄
亦真英雄

兵日盛，兆屢敗告急，歡乃往從之，與兆進兵合擊，大破斬之。兆德歡相與誓爲兄弟，詣歡宴飲。初，葛榮部衆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爲契胡凌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謀亂不止。兆患之，問計於歡。歡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腹心使統之。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寡矣。」兆曰：「善。」誰可者？賀拔允請使歡領之。歡毆允折齒，曰：「天下事取捨在王，何敢妄言。」請殺之。兆以歡爲誠，遂以其衆委焉。歡以兆醉恐醒而悔之，遂出宣言受委統。

何馬亦
何凌也

州鎮兵可集。汾東受號令，乃遣牙陽曲川軍士素惡兆而樂屬歡，莫不皆至。居無何，又使劉貴請兆以并肆頻歲霜旱，請令降戶就食山東。兆從之，慕容紹宗諫曰：「高公雄才蓋世，復使握大兵於外，譬如借蛟龍以雲雨，將不可制矣。」兆曰：「有香火重誓，何慮耶？」紹宗曰：「親兄弟尚不可信，何論香火誓？」兆左右已受歡金，因稱紹宗與歡有隙。兆怒囚紹宗，趣歡發歡道逢爾朱榮妻北鄉長公主自洛陽來，有馬三百匹，盡奪之。兆聞之，乃釋紹宗而問之。紹

正欲其
一追擊
其耳

不微生
者方爲
英雄

宗曰此猶是掌握中物也。兆乃自追歡至襄垣會
漳水暴漲歡隔水拜曰借馬非他備山東盜耳王
信讒來追今不辭渡水而死恐此衆便叛兆因輕
馬渡水謝歡引頸受刀使歡斫之歡大哭曰自天
柱之薨賀六渾更何所仰但願大家千萬歲得人
力用耳大家何忍出此言兆乃投刀復斬白馬與
歡爲誓因留宿夜飲尉景伏壯士欲執兆歡止之
曰今殺之其黨必奔歸聚結兵饑馬瘦不可與敵
若英雄乘之而起則爲害滋甚兆雖驍勇兇悍無

謀不足圖也。旦日北歸營，復召歡，歡將請之。長史孫騰牽歡衣乃止。

魏高乾與前河內太守封隆之等襲信都，奉隆之行州事，爲敬宗舉哀。將士皆縞素，升壇誓衆，移檄州郡，共討爾朱氏。殷州刺史爾朱羽生襲之，高敖曹不暇擐甲，將十餘騎馳擊之，羽生敗走。敖曹馬稍絕世，左右無不一當百。高歡屯壺關，聲言討信都。衆懼，高乾曰：「吾聞高晉州雄略蓋世，其志不居人下。且爾朱無道，弑君虐民，正是英雄立功之會。」

今日之來必有深謀吾當輕馬迎之諸君勿懼乃
潛謁歡於湓口說之曰爾朱酷逆痛結人神明公
威德素著天下傾心若兵以義立則屈強之徒不
足爲明公敵矣鄱州雖小戶口不減十萬穀秣之
稅足濟軍資願熟思之歡大悅與同帳寢

武備志卷三十三

武備志卷三十四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梁二終

高歡將起兵討爾朱氏斛律金庫狄干與婁昭段榮皆勸成之歡乃詐爲書稱爾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爲部曲衆皆憂懼又爲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乃發萬人將遣之孫騰尉景爲請留五日如此者再歡親送之郊雪涕執別衆號慟歡乃諭之

日與爾俱爲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徵發乃
爾今直西向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
死奈何衆曰唯有反耳歡曰然當推一人爲主誰
可者衆推歡歡曰爾不見葛榮乎雖有百萬之衆
曾無法度終自敗滅今以吾爲主當與前異毋得
陵漢人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然不能不爲天
下笑衆皆頓顙曰死生惟命歡乃椎牛饗士起兵
信都亦未敢顯言叛爾朱氏也會李元忠舉兵逼
殷州歡令高乾救之乾輕騎入見刺史爾朱羽生

哭地更
可於望
焉

因斬之持首謁歡歡撫膺曰今日反決矣乃以元忠爲殷州刺史抗表罪狀爾朱氏斛律金勅勒酋長也嘗爲懷朔軍主行兵用匈奴法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遠近

爾朱仲遠度律等聞高歡起兵不以爲慮獨世隆憂之孫騰說歡曰今朝廷隔絕號令無所稟不權有所立衆將沮散歡乃立渤海太守元朗爲帝朗以歡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高乾爲侍中司空封拜有差爾朱仲遠軍陽平兆軍廣阿歡縱反間

千古名

云世隆兄弟謀殺兆復云兆與歡同謀殺仲遠等由是遂相猜貳徘徊不進仲遠等屢使斛斯椿賀拔勝往諭兆兆執之仲遠等懼引兵南遁歡畏兆衆強以間段韶韶曰所謂衆者得衆人之死所謂強者得天下之心爾朱氏上弑天子中屠公卿下暴百姓王以順討逆如湯沃雪何衆強之有歡曰恐無天命不能濟耳韶曰爾朱暴亂人心已去矣天意安得有不從者哉歡遂進戰時兆衆二十萬夾洹水而軍歡出頓紫陌馬不滿三千步不滿三

萬乃於韓陵爲圓陣，連牛驢以塞歸路。將士以爲必死，選銳步騎從中出，四面擊之，大破兆等。爾朱世隆卑辭諭兆，使之赴洛，又請魏主恭納其女爲后。兆乃悅，并與天光度律復相親睦。將軍斛斯椿陰謂賀拔勝曰：「天下怨毒爾朱，而吾等爲之用，亡無日矣。」不如圖之。勝曰：「天光與兆各據一方，去之不盡，必爲後患。奈何？」椿曰：「此易致耳。」乃說世隆追天光等，共討高歡。天光不至，使椿往邀之。天光不得已，從之。將行，問策於雍州刺史賀拔岳。岳曰：「王

若依此
策歡雖
雄不能
一時即
遲

家跨據三方，士馬殷盛，高歡烏合，豈能爲敵？莫若
且鎮關中，以固根本，分遣銳師與衆軍合勢，進可
以克敵，退可以自全。天光不從，俱大敗。

爾朱兆至秀容，分守險隘。高歡揚聲討之，師出復
止者數四。兆意怠，歡揣其歲首當晏會，遣竇泰以
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歡以大軍繼之，兆
軍驚走，慕容紹宗降歡。

魏賀拔岳將討曹泥，使都督趙貴至夏州與宇文
泰謀之。泰曰：「曹泥孤城阻遠，未足憂。侯莫陳悅貪

而無信、宜先圖之、不聽。召悅會于高平、與共討。泥悅既得翟嵩之言、乃謀取岳。岳數與悅宴語、長史雷紹諫不聽。悅果誘岳斬之。岳衆皆不敢動。而悅心猶豫、不卽撫納。還屯水洛城。岳衆散還平涼。未有所屬。趙貴曰、宇文夏州英略冠世、遠近歸心。若迎而奉之、大事濟矣。都督杜朔周請輕騎告哀、且迎之。旣至、泰與將佐賓客議去留。前太中大夫韓裒曰、此天授也、又何疑乎。悅井中蛙耳、使君往必擒之。衆以爲悅已有賀拔之衆、圖之實難。願且留。

以觀變。泰曰：悅既害元帥，自應乘勢直據平原而退。屯水洛，吾知其無能爲也。夫難得易失者，時也。若不早赴，衆心將離。因與諸將同盟討悅，輕騎赴平涼，引兵上隴。軍令嚴肅，秋毫無犯。百姓大悅，水洛降。悅退保上封。召南秦刺史李弼與之拒泰。弼舉城降。悅軍潰，縊死。泰入上封，散府庫以賞士卒。左右竊一銀甕以歸。泰知而罪之，剖賜將士。悅黨孫定兒不下，有衆數萬。泰遣劉亮襲之。亮先豎纛于近城高嶺，自將二十騎馳入城。定兒方置酒，亮

麾兵斬之遙指城外燾命二騎曰出召大軍城中
皆懾服不敢動初魏主下詔數高歡二十罪歡亦
移檄謂宇文泰斛斯椿爲逆徒至是歡遣司徒高
敖曹攻上洛大都督竇泰攻潼關而自將軍蒲坂
造三浮橋欲渡河魏宇文泰軍廣陽謂諸將曰賊
猗吾三面作浮橋以示必渡此欲綴吾軍使竇泰
得西入耳泰屢勝而驕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
自走矣諸將皆曰不如分兵禦之宇文泰曰賊雖
作橋未能徑渡不過五日吾取竇泰必矣蘇綽達

算定兩
人情性

奚武亦以爲然。宇文泰還長安，隱其計，以問族子直事郎中深。深曰：「竇泰歡之驍將，今大軍攻蒲坂，則歡拒守而泰救之，吾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不如選輕銳潛出小關，竇泰躁急，必來決戰。歡持重，未卽救我，急擊泰，必可擒也。擒泰則歡勢自沮，回師擊之，可以決勝。」宇文泰喜曰：「此吾心也。」乃聲言欲保隴右，而潛軍東出。竇泰猝聞軍至，渡河。宇文泰擊破之，士衆皆盡。竇泰自殺。高歡撤浮橋而退。東魏高歡將兵二十萬趣蒲津，使高敖曹將兵三

萬出河南時關中饑魏宇文泰所將不滿百人屯恒農五十餘日聞歡將濟河乃引兵入關敖曹遂圍恒農長史薛琬言於歡曰西人連年饑饉故冒死入陝州欲取倉粟今敖曹已圍陝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於秋其民自應饑死寶炬黑獺何憂不降願勿渡河侯景曰今茲舉兵形勢極大萬一不捷猝難收歛不如分爲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歡不從自蒲津濟河至馮朔謂魏刺史王羆曰何

不降。羆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家，欲死者來。」歡知不可攻，乃涉洛，軍於許原西。泰至渭南，徵諸州兵，皆未會。欲進擊歡，諸將以衆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其勢。泰曰：「歡若至長安，人情大擾，今及其新至，可擊也。」卽造浮橋於渭，令軍士齎三日糧，輕騎渡渭。十月，至沙苑，距東魏軍六十里。諸將皆懼，宇文深獨賀曰：「歡鎮撫河北，甚得衆心，以此自守，未易圖。今懸師渡河，非衆所欲，獨歡恥失實，泰懷諫而來，謂忿兵可一戰擒也。願假深一節，發王羆。」

之兵、邀其走路、使無遺類、泰遣順昌達奚武覘歡
軍、武從三騎、皆效歡將士服、至暮去營數百步下
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
法、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而還、歡聞泰至、引兵
會之、李弼謂泰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陳、此東
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泰從之、背水東西爲
陳、李弼趙貴爲左右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葦中、約
聞鼓聲而起、晡時、東魏兵至、斛律羌舉曰、黑獺舉
國而來、欲一死決渭曲、葦深土濘、無所用力、不如

緩與相持密分精銳徑掩長安巢穴既傾則黑獺
不戰成擒矣歡曰縱火焚之何如侯景曰當生擒
黑獺以示百姓若燒死誰復信之彭樂盛氣請鬪
曰我衆賊寡何憂不克歡從之東魏兵望見魏兵
少爭進擊之無復行列泰鳴鼓士皆奮起合戰李
弼等率鐵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絕遂大破之歡欲
收兵更戰衆已盡去斛律金曰衆心離散不可復
用宜急向河東歡乃馳去夜渡河喪甲士八萬人
鎧仗十八萬泰追至河上選留甲士二萬餘人餘

悉縱歸。李穆曰：「高歡破膽矣，速追之可獲。」泰不聽，還軍渭南。所徵之兵甫至，乃於戰所人種柳一株，以旌武功。侯景言於歡曰：「黑獺驟勝而驕，必不爲備，願得精騎二萬徑往取之。」歡以告婁妃。妃曰：「設如其言，景豈有還理？得黑獺而失景，何利之有？」歡乃止。高敖曹聞歡敗，釋恒農退保洛陽。東魏行臺任祥攻潁州，宇文泰使大都督宇文貴救之。諸將咸以爲彼衆我寡，不可爭鋒。貴曰：「彼謂吾兵少，必不敢進，合攻潁川，城必危矣。」今進據潁川，有城可

世衛
天都
今于此

守又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遂疾趨據潁川背城爲陳以待其至合戰大破之俘其士卒萬餘人悉縱之乘勝追擊大敗祥

東魏將段琛等據宜陽遣牛道恒誘魏邊民韋孝寬患之遣謀人訪獲道常手迹令學書者僞作與孝寬書論歸款之意爲落燼燒迹若火其書者還令謀人送與琛營營得書果疑道常有所經略皆不見用孝寬乘其猜阻襲而擒之嶠澗遂清王思政以玉壁險要請築城自恒農徙鎮之

可法

東魏御史中尉高仲密以虎牢降魏，魏宇文泰帥諸軍應仲密。三月，圍河橋南城。高歡將兵十萬至河北，泰退軍灇上，縱火船於上流，以燒河橋。斛律金使張亮以小艇百餘載長鎖，伺火船將至，以釘釘之，引鎖向岸，橋遂獲全。

東魏高歡悉山東之衆伐魏，至玉壁圍而攻之，晝夜不息。魏韋孝寬隨機拒之，城中無水，汲於汾。歡使移汾一夕而畢，又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孝寬縛木接樓以禦之，歡鑿地爲十道，孝寬掘長

二攻一
守千古
之師

武有元米三
塹邀之每穿至塹輒擒殺之塞柴投火以皮排吹
之在地道內者亦皆焦爛歡以攻車撞城孝寬縫
布爲幔隨其所向懸空張之車不能壞歡又縛松
麻於竿灌油加火以燒布焚樓孝寬作長鉤遙割
之歡又於城四面穿地中施梁柱縱火燒之柱折
城崩孝寬隨處豎木柵以捍之敵不得入城外盡
攻擊之術而城中守禦有餘又奪據其土山歡無
如之何乃使祖珽說之使降孝寬曰攻者自勞守
者常逸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爲降將軍也珽乃射

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孝寬者、拜太尉、封郡君、孝寬
題書背返射城外云、能斬高歡者、準此、東魏苦攻
五十日、士卒死者七萬人、共爲一冢、歡智力皆困、
因而發疾、乃解圍去、軍中訛言、孝寬以定功弩射
殺丞相、歡聞之、勉坐見諸貴使、斛律金作勅、勒歌
自和之、哀感流涕、

西魏將宇文測行綏州事、每歲河冰合後、突厥卽
來寇掠、先是帝遣居人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
安堵如舊、乃於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遠斥堠、

禦虜剽掠可法

伺其動靜是年十二月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柴之處一時縱火突厥謂有大軍至懼而遁走自相蹂踐委棄雜畜及輜重不可勝數測徐率所部收之分給百姓由是突厥不敢復至

梁主命侍中羊侃與蕭淵明堰泗水於寒山以灌彭城侯得彭城乃進軍與侯景犄角堰成東魏徐州刺史王則嬰城固守侃勸淵明乘水攻之不從東魏遣大都督高岳救彭城以慕容紹宗爲東南道行臺偕行景聞紹宗來叩鞍有懼色曰誰敎鮮

卑兒解遣紹宗來。若然高王定未死耶。紹宗帥衆
十萬據橐駝峴。羊侃勸淵明乘其遠來擊之。不從。
侃乃帥所領出屯堰上。紹宗至攻營。淵明醉不能
起。諸將皆不敢出。兖州刺史胡貴孫獨帥麾下與
戰。斬首二百。東魏兵敗走。初景常戒梁人曰。逐北
勿過二里。紹宗將戰。以梁人輕悍。恐其衆不能支。
引將卒謂之曰。我當佯退。誤吳兒使前爾擊其背。
至是梁人不用景言。乘勝深入。東魏將卒以紹宗
之言爲信。爭掩擊之。梁兵大敗。淵明貴孫皆爲所

岳武穆
本于此

虜羊侃結陣徐還梁主聞之驚駭幾欲墜牀

慕容紹宗引軍擊侯景景輜重數千輛馬數千疋
士卒四萬人退保渦陽紹宗士卒十萬旗甲耀日
鳴鼓長驅而進景命戰士皆被短甲執短刀入東
魏陣但低視斫人脛馬足東魏兵遂敗紹宗奔譙
城其裨將斛律光張恃顯尤之紹宗曰吾戰多矣
未見如景之難克者也君輩試犯之光等披甲將
出紹宗戒之曰勿渡渦水二人軍于水北光輕騎
射之景謂光曰爾求生而來我懼死而去我汝之

奇

父友何爲射我，汝豈自解不渡水南？慕容紹宗教汝也。光無以應，景使其徒田遷射光馬洞胷。光易馬隱樹，又中之。退入於軍，景擒恃顯而捨之。光走入譙城。紹宗曰：「今走何如？」而尤我也。段韶潛于上風，縱火。景帥騎入水出而卻走。草濕火不復燃。東魏遣高岳慕容紹宗劉豐生等將步騎十萬攻魏王思政於潁川。思政命臥鼓偃旗，若無人者。岳恃其衆，四面陵城。思政選驍勇開門出戰。岳兵敗走，更築土山，晝夜攻之。思政隨方拒守，奪其土山。

置樓堞以助防守。

侯景聞臺軍討已，問策於王偉。偉曰：「邵陵若至，必爲所困，不如決志東向，直掩建康，臨賀反其內，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兵貴神速，今宜卽進。景乃詐稱出獵。十月，襲譙州，執刺史蕭泰，攻歷陽，太守莊鐵以城降。因說景曰：「國家承平歲久，人不習戰，聞大王舉兵，內外震駭，宜乘此際速趨建康，可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爲備，遣羸兵千人直據采石，雖有精甲百萬，不得濟矣。」景以鐵

爲導引兵臨江。梁主問策於尚書羊侃。侃請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襲取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合之衆自然瓦解。朱异曰。景必無渡江之志。遂寢其議。侃曰。今茲敗矣。景聞之喜曰。吾事辦矣。乃濟江。建康大駭。梁主悉以內外軍付太子。以宣城王大器都督城內諸軍事。羊侃爲軍師將軍副之。

景軍乘勝至闕下。城中恟懼。羊侃詐稱得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援兵已至近路。衆乃少安。石頭降。

景景遣于子悅守之列兵繞臺城既匝百道俱攻
鳴鼓吹脣喧聲震地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投石
碎之景更爲尖頂石不能破侃使作雉尾炬灌以
膏蠟叢擲焚之攻既不克士卒死傷多乃築長圍
以絕內外朱异張綰議出兵擊之羊侃曰出人若
少不足破賊徒挫銳氣若多則一旦失利門隘橋
小必大致失亡异等不從使千餘人出戰鋒未及
交退走爭橋赴水死者大半侃子鷺爲景所獲執
以示侃侃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計一子幸

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引弓射之景以其忠義亦不之殺景驅士民於城東西起土山有疲羸者殺以填山號哭動地城中亦築土山以應之太子宣城王以下皆親負土畚鍤於山上起樓四丈募敢死士二千人分配二山晝夜交戰會大雨城內山崩賊乘之垂入羊侃令多擲火爲城以斷其路徐於內築城賊不能進景募人奴降者悉免爲良於是羣奴出就景者以千數景厚撫之人人感恩爲之致死景土山稍逼城樓將軍柳津命作地

取其土山崩壓賊且盡又於城內作飛梯
土山上景衆皆走又擲炬焚其東山樓柵
死甚衆

東魏高岳等攻魏潁川踰年不克劉豐生建策堰
洧水以灌之城多崩頽王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
同勞苦城中泉湧懸釜而炊宇文泰遣趙貴督東
南諸州兵救之阻水不得前東魏人使善射者乘
大艦臨城射之城垂陷慕容紹宗與豐生臨堰視
之暴風忽至飄船向城城上人以長鉤牽船弓弩

亂發二人俱死俱武帝

初燕昭成帝奔高麗使其族人馮業以三百人浮海奔宋因留新會自業至孫融世爲羅州刺史融子寶爲高涼太守高涼洗氏世爲蠻酋部落十餘萬家有女多籌略善用兵諸洞皆服其信義融聘以爲寶婦融雖世爲方伯非其土人號令不行洗氏約束本宗使從民禮叅決詞訟雖親戚無所縱舍由是馮氏始得行其政高州刺史李遷仕遣使召寶寶欲往洗氏止之曰刺史被召援臺乃稱有

如此女
子古今
月幾

疾。鑄兵聚衆而後召君。此必欲質君以發君之兵也。願且無往以觀其變。數日遷仕果反。遣主帥杜平虜將兵逼南康。陳霸先使周文育擊之。洗氏謂寶曰。平虜今與官軍相拒。勢不得還。遷仕在州。不能爲也。君若自往。必有戰鬪。宜遣使卑辭厚禮告之。曰。身未敢出。欲遣婦參。彼必喜而無備。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言輸賧。得至柵下。破之必矣。寶從之。遷仕果不設備。洗氏襲擊大破之。遷仕走保寧都。文育亦擊走平虜。據其城。洗氏與霸先會于

瀟石還謂寶曰陳都督非常人也甚得衆心必得平賊宜厚資之

湘東王繹以王僧辯爲大都督帥諸將東擊侯景至巴陵聞郢州陷因留戍之繹遣僧辯書曰賊旣乘勝必將西下不勞遠擊且守巴丘以逸待勞無不克矣又謂僚佐曰景若水部兩道直指江陵此上策也據夏首積兵糧中策也悉力攻巴陵下策也巴陵城小而固僧辯可任景攻不拔野無所掠暑疫時起食盡兵疲破之必矣乃命徐嗣徽自岳

陽杜崩自武陵引兵會僧辯景使丁和守夏首宋
子仙爲前驅趣巴陵分遣任約直指江陵景帥大
兵水步絕進於是緣江戍邏望風請服僧辯乘城
固守偃旗臥鼓安若無人景衆濟江執王珣等至
城下使說其弟宜州刺史琳琳曰兄受命討賊不
能死難曾不內慚翻欲陽誘取弓射之珣慚而退
景百道攻城城中鼓譟矢石雨下殺賊甚衆景乃
退僧辯著綬乘輿奏鼓吹巡城景軍饑疫死傷太
半釋遣胡僧祐援巴陵

景而復
蹈此天
意也

王僧辯等至蕪湖，景聞之懼，侯子鑒據姑熟南州，以拒西師。景遣人戒之曰：「西人善水戰，勿與爭鋒。若得步騎一交，必當可破。」汝但結營岸上，引船入浦，以待之。子鑒乃舍舟登岸，閉營不出。僧辯等停軍蕪湖十餘日，景黨大喜，告景曰：「西師將遁，不擊且失之。」景乃復命子鑒爲水戰之備。僧辯至姑熟，子鑒帥步騎挑戰，又以鵠舫千艘載戰士。僧辯麾細船皆退，留大艦夾泊兩岸。子鑒之衆謂水軍欲退，徑出趨之。大艦斷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中江。

子鑒大敗，僅以身免。景大懼，僧辯督諸軍乘潮入淮，景塞淮口，緣淮作城十餘里，樓堞相接。僧辯問計于陳霸先，霸先曰：「前柳仲禮數十萬兵隔水而坐，韋粲在青溪，竟不渡岸，賊登高望之，表裏俱盡，故能敗我。」今圍石頭，須度北岸，諸將若不能當鋒，霸先請往，乃進于石頭。西落星山築柵，衆軍次連入城，直出石頭西北。景恐西州路絕，自帥侯子鑒等亦於石頭東北築五城，以遏大路。僧辯進軍招提寺北，景帥衆萬餘人，鐵騎八百餘匹，陳於西州。

之西霸先命諸將分處置兵以分其勢景衝官軍
小縮霸先遣將軍徐度將弩手二千橫截其後景
兵却霸先與王琳杜龕等以鐵騎乘之僧辯以大
軍繼進景兵敗入柵卒爲羊侃之子鵬所殺

王僧辯軍于車輪陸納夾岸爲城以拒之納士卒
皆百戰之餘僧辯憚之不敢輕進稍作連城以逼
之納以僧辯爲怯不設備僧辯命諸軍水陸齊進
急攻之僧辯親執旗鼓蕭修身受矢石拔其二城
納衆大敗走保其沙僧辯進圍之僧辯坐壘上視

築圍壘納遣吳藏等帥銳卒千人開門突出蕭修
直進杜則杜龕與甲士百餘人力戰拒之僧辯據
胡床不動裴之橫從旁擊之藏等乃退俱

武備志卷三十五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陳

陳霸先拒齊徐嗣徽等於白城，適與文育會將戰，風急，霸先曰：「兵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何用古法？」抽槊上馬先進，衆軍從之，風亦尋轉，殺傷數百人，斬嗣徽。

周人以韋孝寬嘗立勲於玉壁，乃置勲州於玉壁。

青澗城
本于此

以孝寬爲刺史，孝寬有恩信，善用間諜，齊之動靜，皆先知之。有主帥以城降齊，孝寬遣謀斬之。齊境生胡，數爲抄掠，不可誅討。孝寬欲築城於險要，以制之，遣開府姚岳監之。岳以兵少，不敢前。孝寬曰：「此城距晉州四百餘里，築之十日可畢。吾一日創，手二日敵境始知；晉州徵兵，三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方到我之城隍辦矣。」乃築之。齊人果至境上，疑有大軍，停留不進。其夜，孝寬使諸村縱火。齊人以爲軍至，收兵自固。岳卒。

而還

楊忠引兵應接突厥軍糧不給忠乃招誘稽胡酋長咸在坐詐使王傑勒兵鳴鼓而至曰大冢宰已平洛陽欲與突厥共討稽胡之不服者坐者皆懼忠慰諭而遣之於是諸胡相帥饋輸軍糧填積屬周師罷歸忠亦還

周齊爭宜陽久不決勲州刺史韋孝寬謂其下曰宜陽一城之地不足損益兩國爭之勞師彌年彼若棄之來圖汾北我必失地宜速於華谷長秋築

于
亦
早
敵

城以杜其意，脫其先。我圖之寔難，乃畫地形，且陳其狀。宇文護不聽。齊斛律光果於汾北築華谷龍門二城。光請孝寬相見，光曰：「宜陽小城，久勞爭戰，今既舍彼，欲於汾北取償，幸勿怪也。」孝寬曰：「宜陽彼之欲衝，汾北我之所棄，我棄彼取其償，安在？君不撫循百姓而極武窮兵，苟貪尋常之地，塗炭疲弊之民，竊爲君不取也。」光進圍定陽，築南汾城以逼之。周人釋宜陽之圍以救汾北，光築十三城於西境，馬上以鞭指畫而成，拓地五百里而未嘗伐。

功孝寬善于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爲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帛還遙通書疏故齊動靜朝夕皆知之齊相光字明月孝寬深忌之叅軍曲嚴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東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嚴作謠歌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百升斛也又言高山不推自墮榦木不扶自立令謀人多齎此文遺之於鄴祖孝正與光有隙旣聞更潤色之明月卒以此誅周武帝聞光死赦其境內後大起兵遂滅齊

陳將吳明徹伐齊，齊北徐州民多起兵以應陳，逼其州城。祖珽命不閉城門，禁人不得出衢路。反者疑城已空，不設備。珽忽令鼓譟震天，反者皆驚走。既而復結陳向城，珽令參軍王君植將兵拒之，自乘馬臨陳，率左右射。反者先聞其盲，謂不能出，忽見之大驚。穆提婆欲令城陷，不遣援兵。珽且戰且守，反者竟散走。

周主獨與齊王憲及內史王誼謀伐齊，又遣納言盧韞乘驛三詣安州總管于翼問策。他人莫知，至

是始下詔伐齊將出河陽內史上士宇文弼

古弼字

曰齊雖無道藩鎮有人今出師河陽精兵所聚恐
難得志如出汾曲戍小山平則攻之易拔矣民部
中大夫趙熙曰河南洛陽四面受敵縱得之不可
守請從河北直指太原傾其巢穴可一舉而定遂
北下大夫鮑弘曰往日屢出洛陽彼既有備故每
不捷如進兵汾路直掩晉陽出其不虞以爲上策
周主皆不從帥衆六萬直指河陰八月入齊境禁
伐樹踐稼犯者皆斬攻河陽大城拔之齊王憲進

圍洛口、拔二城、焚浮橋、齊都督傅伏自永橋夜入中潭城、周人圍之不下、洛州刺史獨孤永業守金墉、周主攻之不克、永業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爲大軍且至、憚之、九月、周主有疾、夜引兵還、傳伏謂行臺乞伏貴和曰、周師疲弊、願得精騎二千追擊、可破也、貴和不許、齊王憲等降、拔三十餘城、皆棄不守、先是、憲密謂永昌公椿曰、兵者詭道、汝今爲管、不須張幕、可伐柏爲菴、示有所處、兵去之後、賊猶致疑、時齊王分兵向千里徑、又遣衆出

汾水關自帥大軍與椿對椿告齊兵急憲自往
之會軍敗齊人果以栢菴爲帳幕之備遂不敢進
翊日始悟

後周將賀若敦率兵渡江取陳湘川陳將侯瑛討
之秋水泛溢江路遂斷糧援旣絕人懷危懼敦于
是分兵抄掠以充資費恐瑛等知其糧少乃於營
內多聚土覆之以米召側近村人佯有訪問隨卽
遣之瑛等聞之以糧爲寔敦又增脩營壘造廬舍
示以持久湘羅之間遂廢農業瑛等無如之何初

可謂多
智矣應
之者太
策手

土人乘輕船載米粟籠鷄鴨以餉琪軍。敦患之。乃
僞爲土人船伏甲兵於中。琪軍望見。謂餉船至。逆
水爭取。敦甲士遂擒之。又敦軍數有叛者。乘馬投
琪。琪輒納之。敦乃取一馬牽以趣船。令船中人以
鞭鞭之。如是者再。馬畏船不敢上。後伏兵於江岸。
使人乘畏船馬詐投琪軍。琪卽遣兵迎接。爭來牽
馬。馬旣畏船不上。伏兵發盡殺之。後實有餽餉。及
亡奔琪者。猶恐敦設詐。兵不敢受。

陳吳明徹圍周彭城。環列舟艦。攻之甚急。周王軌

明徹有
切而不
終深以
爲惜觀
此語直
外騎耳

引兵輕行據淮口結長圍以鐵鎖貫車輪數
之清水以遏陳船歸路軍中恐懼蕭摩訶言於明
徹曰聞王軌鎖下流其兩端築城未立請往擊之
不然吾屬皆爲虜矣明徹奮髯曰舉旗陷陳將軍
事也長筭遠畧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一旬之
間水路遂斷周兵益至明徹決堰退軍至清口水
勢漸微舟礙車輪不得過王軌引兵蹙之衆潰明
徹被執將士輜重皆沒於周獨蕭摩訶與將軍任
忠周羅睺全軍而還

周法尚初自陳來歸周、陳將樊猛濟江討之、尚遣部曲督韓朗詐爲背尚奔于陳、僞告猛曰、法尚部兵不願降北、若得君討之、必無闕者、自當于陣倒戈耳、猛以爲然、引兵急進、法尚乃佯爲畏懼、自保於江曲、猛陳兵挑戰、法尚先伏輕船于浦中、又伏精銳於古村之北、自張旗幟逆流拒之、戰數合、僞退登岸、投古村、猛捨舟逐之、法尚又疾走行數里、與村北軍合、復前擊猛、猛退走赴船、而浦中伏發入猛船、取陳旗幟、建周旗幟、於是猛大敗、僅以身

危俱宣帝

周楊堅爲丞相輔政、尉遲迥在河北拒命、河南州縣多從迥、丞相堅遣將于仲文討之、迥將檀讓屯城武、別將高士儒以萬人屯永昌、仲文詐移書州縣曰、大將軍至可多積粟、讓謂仲文未能卒至、方椎牛享士、仲文知其怠、選精騎襲之、一日便至、遂拔城武、迥將席毗羅衆十萬屯於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在金鄉、仲文遣人詐爲毗羅使者、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檀讓明日午時到金鄉、將宣蜀公

令賞賜將士金鄉人謂爲信然皆喜仲文簡精兵
僞建迥旗幟倍道而進善淨遙見仲文軍且至以
爲檀讓乃出迎謁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多勸
屠之仲文曰此地是毗羅起兵之所當寬其妻子
其兵可自歸如卽屠之彼望絕矣衆皆稱善於是
毗羅持衆來薄官軍仲文背城結陣出軍數里設
伏於麻田中兩陣纔合伏兵俱發曳柴鼓譟塵埃
漲天毗羅軍大潰仲文乘之賊皆投洙水而死水
爲之不流獲檀讓輜送京師

周韋孝寬軍至永橋城諸將請先攻之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兵威今破其大軍此何能爲於是引軍壁於武陟與尉遲迥隔沁水相持不進孝寬長史李詢密啓丞相堅云總管梁士彥宇文忻崔弘度並受迥金堅以爲憂與鄭譯謀伐之李德林曰公與諸將皆國家貴臣未相服從今正以挾令之威控御之耳前所遣者疑其乖異後所遣者安知其能盡腹心耶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今一旦代之或懼罪逃逸若加縻繫則自郛公

謝安石
之所以
勝符堅
也

以下莫不驚疑且臨敵易將此燕趙之所以敗也
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于智略素爲諸將所
信服者速至軍所使觀其情僞縱有異意必不敢
動動亦能制之矣堅大悟府司錄高頴請行堅喜
遣之

高頴至爲橋於沁水尉遲迥之子魏安公惇軍沁
東於上流縱火棧頴豫爲土狗以禦之惇布陳二
十餘里麾兵小却欲待孝寬軍半渡擊之孝寬因
其却鳴鼓齊進軍旣渡頴命焚橋以絕士卒反顧

戰爭二
百載直
以爲然
觀而聚
觀夫

心惇兵大敗孝寬乘勝進追至鄴迥素習軍旅老
猶被甲臨陳其麾下兵皆關中人爲之力戰孝寬
等軍不利而却鄴中士民觀戰者數萬人宇文忻
曰事急矣吾當以詭道破之乃先射觀者觀者皆
走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
振因其擾而乘之迥軍敗保城孝寬縱兵圍之迥
擲弓於地罵堅極口而自殺

隋主初與陳鄰好甚篤每獲陳謀皆給衣馬禮遣
之而陳侵掠如故故隋伐之會高宗殂隋主卽命

素是

班師遣使赴弔書稱姓名頓首陳主答書末云想
彼統內宜如此字清泰隋主不悅以示朝臣上柱
國楊素以爲主辱臣死再拜請罪隋主問取陳之
策於高頴對曰江北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
彼收穫之際微微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
廢其農時彼旣聚兵我便解甲再三如此彼以爲
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
而戰兵氣益倍江南土薄舍多茅竹儲積皆非地
害當密遣人因風縱火待彼脩立復更燒之不出

得上流
制長江
之江策

數年財力俱盡矣。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於是信
州總管楊素、吳州總管賀若弼及光州刺史高勵
等爭獻平江南之策。虢州刺史崔仲方上書曰：今
唯須武昌以下更帖精兵，密營度計，益信襄荊基
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張形勢。若賊以精兵赴援，上
流則下流諸將可擇，便橫渡如其擁衆自衛，則上
江水軍鼓行以前。彼雖恃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
以爲固。徒有三吳百越之兵，無恩不能自立矣。隋
主以仲方爲基州刺史，及陳受蕭巖等降，隋主益

忿謂頰曰、我爲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
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主曰、吾將顯行天誅、何
密之有、使投其梯于江、曰、若彼懼而能改、吾復何
求、楊素在永安造五牙大艦、起樓五層、高百餘丈、
置六柏竿、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其次黃龍平
乘舩、艦大小有差、晉州刺史皇甫績言、陳有三可
滅、大吞小、一也、以有道伐無道、二也、納叛臣蕭巖
於我有詞、三也、陛下若命將出師、臣願展絲髮之
效、隋主勞而遣之、

隋楊素伐陳引舟師下三峽軍至流頭灘陳將軍
戚昕以青龍百餘艘兵數千人守狼尾灘地勢險
峭隋人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若晝日下
船彼見我虛實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
不如以夜掩之乃夜帥黃龍數千艘銜枚而下遣
將軍劉仁恩帥步騎擊昕敗之悉俘其衆勞而遣
之秋毫不犯遂帥水軍東下

正月朔陳主會朝大霧四塞陳主昏睡至晡時乃
寤是日賀若弼自廣陵引兵濟江先是弼以老馬

多買陳船而匿之、買弊船五六十艘、置於犢內、陳人覘之、以爲中國無船、又令緣江防人交代之際、必集廣陵、大列旗幟、管幙被野、陳人以爲隋兵大至、急發兵爲備、旣而知之、不復設備、又緣江時獵人馬、誼譟及是、濟江陳人遂不知覺、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橫江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戍主馳啓告變、陳主以蕭摩訶、樊毅、魯廣達並爲都督、司馬消難、施文慶並爲大監、軍臺下處分、一以委施文慶、賀若弼之攻京口也、蕭摩訶請逆戰、不許、及

者用此策勝負正未可知所可
知者彼必不用此策耳

弼至鍾山摩訶又曰弼懸軍深入壘塹未堅出兵掩襲可以必克又不許任忠言于陳主曰兵法客貴速戰主貴持重今國足食足兵宜固守臺城緣淮立柵北軍雖來勿與交戰分兵斷江路無令彼信得通給臣精兵一萬金翅三百艘下江徑掩六合彼大軍必謂其渡江將士已被俘獲自然挫氣淮南士人與臣舊相知悉今聞臣往必皆景從臣復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自去待春水旣漲上江周羅睺等衆軍必沿流赴援此良

策也。陳主不能從。明日歘然曰：「兵久不決，令人腹煩。」可呼蕭郎一出擊之。任忠叩頭苦請勿戰。孔範又奏請作一決，當爲官勒石燕然。陳主從之。多出金帛充賞，使魯廣達陳於白土岡。任忠樊毅、孔範、蕭摩訶軍以次而北，亘二十里。首尾進退不相知。賀若弼登山望之，馳下以所部甲士八千勒陳待之。陳主通於蕭摩訶之妻，故摩訶無戰意。唯魯廣達以其徒力戰，與弼相當。隋師退走數四。弼縱煙以自隱。陳兵斬首皆走，獻求賞。弼知其驕惰，更引。

兵趣孔範、範兵暫交卽走、諸軍亂潰不可復止、擒
蕭摩訶、釋而禮之、會韓擒虎自新林進軍、已擒叔
寶、俱後主